

罗维扬文集

诗歌·翻译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罗维扬文集

诗歌·翻译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1980年夏,摄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前。后排右为王家新,他那时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上学,后来成为诗人、诗评家、教授。



1983年6月15日,在成都会见文楚安(1941—2005),后来他成为翻译家、美国文学研究者,研究“垮掉的一代”专家,已于2005年9月28日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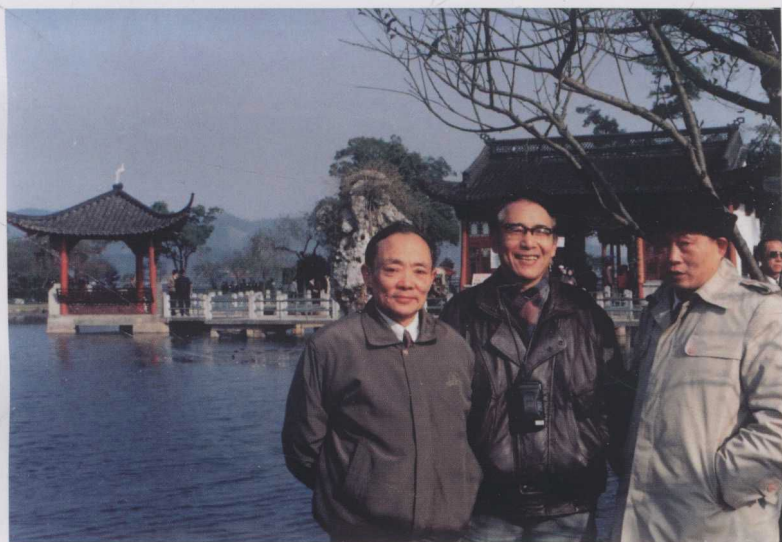
1989年9月，在湖北随州举行楚天文艺奖评选活动，摄于随州电力公司，右一为诗人刘益善，右二为小说家映泉，右三为作家、画家周翼南。



1993年春，大雪，在东湖邂逅诗人、散文家徐鲁，偶遇摄影家白智，为之摄影。



1995 年秋，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台湾诗人彭邦楨作品研讨会上即兴发言。



1993 年冬，与诗人郭蔚球(左)、作家郑秉章(中)在杭州灵隐寺附近的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



1995 年夏,在伊犁“被自愿”与翻译家葛崇岳合唱俄语歌曲。



1997 年秋,在昆明与老作家彭荆风见面。

维扬诗话

(代序)

赵国泰

一

顷接罗公维扬大札。彼纂文集，以萃宏帙，诚邀翩翩衮衮之士，为理董之，铨次之，序额之。蒙巨眼错简，余亦在邀；不无意外，亦在料中。盖同在楚天骚地，每多神交；更倾小我一生，论志趣，无非读诗、做诗、评诗、编诗之属，矻矻耗在一个诗字上。承天之邀，缪斯有约，乃互入彀中矣！罗公取乎此一编纂之法，则好有一比：有清才子袁枚尝筑随园于宁，夫四面无墙，以山势低昂，难加砖石故。每至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宾主一任遐迩。因摘句唐人，联语自赏云：“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挪迢于兹，不亦宜乎？

二

余不敏，记性欠。就印象所及，此前似鲜与罗公一接髣髴。然可缪托者，或谓神交已久。盖余曾先后于书市购得罗著数事，曰广西师大版《非常语文》、曰崇文书局版《编辑大手笔》、曰武汉版《现代文言》、曰岳麓版《回忆录写作》。又颇获业内士宜，曰鄂人版四卷本《三观居札记》、曰鄂艺版《文学咏叹调》数种。读罗著，忽检得书话一：贵

州何士光礼佛甚崇，其有新著《如是我闻》或涉此。鄂省刘富道溺于气功，受维扬播扇，购何甚急。一日，刘氏道出湖畔，然搜购未果，却淘得何之另著《蒿里行》。维因慨叹：“此作家的书，彼作家买来读，反之亦然。只有到这份儿上，此作家彼作家才真是作家。”语见罗著《人文风景·瞬间与永恒》。刘之购何，余之购罗，君则堪堪，吾敢尔尔？！盖余之购罗，洵乎以为坐拥之资、治学之器。间有一书话插曲，似可慰罗者：近年来，时有文科学生来余所在出版社实习；余则每出家藏之《编辑大手笔》行诸借阅。结果，但凡寓目者，咸称是书有助于实习乃至求职。值此就业维艰之年，一硕士生竟获湘艺社铨选。事后，生谓罗著奥援之功非小。俗云：有眼的石头有人款。市场新语云：需要才是最好的。罗著饶质，人正属意，岂不宜乎？

三

窥园罗著，发帘彼籍，既惊其绮交绣错，纷红骇绿，犹赏诸文章博雅，著作斐然。文体不论，肥瘦弗拣。随物赋形，看菜下饭。欠伸自适，修短攸宜。无病莫呻，有感乃宣。大铤黄金虽好，碎玉零瑤尤耽。“有窝就下蛋，遇水就行船。”萧军如是说，一记好多年。鸡窗其事，躬耕其志。目为全才，许以大家，我武维扬，不必觊颜。诗话甫定，忽获报料：一九九四甲戌春，鉴于维扬创事风头渐劲，影响日张，鄂省作协、文联、湖大等单位联合召开“罗维扬作品研讨会”于彼子母校昔武师、今湖大。且夫会议达成共识：罗于文学诸体建树甚夥，可领“五项全能”多面手之誉。复谓：“虽说他什么都写，但本质上是位童心不泯、爱发奇想的诗人；也有人认为他走的是大写作、大作文的路子”云云。语见《长江文艺》一九九四年四月号。余寓目也晚，庶几与其交臂失之；然所见略同，幸甚群伦早获我心。

四

维扬里籍随州一小镇。抗日军兴，新四军李先念率部游击于兹，指挥部即帐诸距此十余里外之九口堰。仰剑气摩空，聆劲蹄匝地，乡曲多趋之。维扬大舅尝赴彼部与盛会议；又，军中印行之《挺进报》，维扬乃父国宝公犹能背得报上所载诗。亲故所接者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辈。一派书剑之气，倘或浸润维扬乎？会丙子年，任振华大舅父下世，甥维扬挽之云：“铮铮铁骨，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蔼蔼诚意，向来俯首帖耳医平民。”似可证。据罗著《人海沉浮·勒紧裤带长成人》。

五

维扬兄其学写新诗率由顺口溜始。初中在读日，班上办墙报，班主任命其撰稿投之。罗遂为编小快板表扬班级好人好事；大跃进时开展诗画运动，限令每俟晚自习，人皆交诗一首。罗取乃父坐诊用笺之废者，翻面行草，日课一诗。后又不负中文系，横扫图书馆，识千剑，操万曲，而后识器晚声，始知髫年所诗非诗，故而层楼更上，才具日进矣。据罗著《人海沉浮·琴棋书画诗酒花》。

六

一九五七丁酉春，大鸣大放大字报倏兴校园。维扬适在初三之期，年齿十五。课外耽于《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战斗在滹沱河上》之类小说，犹喜朱自清、许地山诸公散文。洎乎大字报出，遂成学子课外读物。于众荷喧哗中，维扬目光渐为署名张再兴者粘：一首首律诗或词，走笔于旧报纸上。内有云：“发布票，九尺长，做了上衣缺下装，不怪工农生产少，但怨贱躯体太长。”维谓张诗明白如话，琅琅上口，令人过目不忘，乃至即令老师遣戍于外，众生一仍潜传阴诵不已。

或叹招致无妄灾者，乃张师身材魁梧，苗人多多许，而布票则少少许。盖计划经济时代，买布购衣，均以布票为凭。张师平居矜重，举止整肃，诗中仅作公平之申，略无忤逆之意。然运动中，其被谥为恶攻，遂成划右罪证。复归教席后，维已升高三之阶，指授语文者则张师也，公以其才具而为学子心折。迨之今，已然桃李三千，贤人亦盛，作家李辉并维扬等，出其门墙，俱成气候，良可慰也。维称其曾文征乃师，以志鸿雪。然师拈花一笑，淡定三生。经愚之数四，方出遵命文字一，曰《祭神农文》。颂之，则掉鞅四六，老成骈散；叩之，发渊渊古钟，送徐徐新笛。据罗著《人海沉浮·张老师》。

七

维扬高中阶段，适在国家“三面红旗”高举之期。彼述忆云：是时似为耕读生活，实则有耕而无读。复谓：“似乎就没上课，只发了油印的语文讲义，几张黄纸上印着马烽才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和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开展诗歌画运动，晚自习时学习委员说，每人得交一首诗、一首民歌、一张画，于是就大编其顺口溜，吹牛皮不打草稿”云云。语见罗著《人海沉浮·大办钢铁的时候》。此当为畴昔维扬“被创作”、“被诗人”之初证，诗人编年所留之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之渍痕也。

八

维扬高中在读日，适逢“大跃进”。是时口号云：“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维扬故里贯庄所建者卫星人民公社。谣曰“卫星放到云里头”，名至响亮，词其豪迈。为其所激，少年遂倚声而制《贺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调寄清平乐》。撰讫，跃跃欲投《随县报》，然竞于邮局前盘桓再四未果入。据罗著《人海沉浮·勒紧裤带长成人》。

九

值高中之期，某日午后，维扬不期于县剧院聆得胡耀邦报告。胡时在团中央书记任上。彼之演说，殊有电光之舌，波涛之辩。犹记其尾声云：“不管是杜勒斯，还是萝卜丝，不管是铁托，还是泥巴砣，我们都不怕！一切反动派，统统不在我们毛泽东时代青年的话下！”庄而谐，白而韵，干云荡烟，非诗而诗，不啻为毛诗之流韵也。耀邦口演颇获彩声，维扬前所未闻，感铭久之。链接：所云杜勒斯，一八八八至一九五九年在世，尝任美国务卿。所云铁托，一八九二至一九八〇为其生卒年，其间膺任南斯拉夫总统。耀邦之侃，当系针对彼邦与人不善乃至仇我者而发。据罗著《人海沉浮·勒紧裤带长成人》。

十

入庠武师，虽非维扬所愿，然其亦有所耽，中文即其缱绻之所；又于诸品中，与诗神亲近尤狎。图书馆内古今中外诗集，是子坐拥无边，吟哦殆遍。犹复节衣缩食，输金觅书。或有难以罗致者，彼云：“买不到的就抄，整本整本地抄过《普希金抒情诗选》，抄过郭沫若的《瓶》，还抄过汪静之的《蕙的风》，抄在油印讲义的背面。读诗抄诗如饮甘露，如衔橄榄，陶醉在诗情诗意诗境之中。”或曰：但观架上，便知腹中。气自华，诗乃倩。事见罗著《人海沉浮·尴尬》。

十一

一九六二壬寅春，值维扬深造于武师。适么舅自东北部队归省，特过武汉。时当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末造，舅父飧维扬于江汉路扬子江餐厅以高价之餐。餐毕过江，于武昌民主路书店获睹人文社新梓之青年诗丛，是为嘉纳李瑛、雁翼、梁上泉、严阵、张永枚五人新诗选集。维扬跃跃神移，亟亟欲购，奈阮囊羞涩，乃觊颜于舅。既获

之，乃宝之，长在摩挲中。余于诸家，亦谬引为同好，且略有晋接与神交。忆曩岁，余膺《当代作家》诗编日，“缪斯有约”诗栏即蒙李瑛之赐，犹有诗集相赠。又雁翼氏，殊有数度面接与款通，颇获题赠与嘉勉数事。意犹未尽，而忽报公已归道山。悲夫！余于雁公歉疚有二：一则郭久麟君书稿《雁翼传》征梓在前；继之，《新中国六十年诗选》谋画其后。均因诗走麦城等因由而未果，令人怅怅！又梁上泉，癸酉秋，与公幸遇于渝城国际诗歌研讨会上，获赠《梁上泉诗选》等，犹复蒙赐诗作光我版面。至若严阵，虽云缘悭一面，而心仪久之，彼氏江南诗似无人隆替。某岁，有承皖省时红军诗人知我，特自彼埠邮我《严阵诗选》一册，以慰虹霓之盼。再说张永枚氏，军中诗雄，仁蔼长者，卓有《螺号》《西沙之战》壮其诗传。某岁叨情滇省李光云诗友之邀，同张氏于笔会相处颇有日。有此诗缘，故读维扬述忆，觉亲稔逾常，藉此笔记于兹，以申钦仰之忱。

十二

维扬曾有梦之诗。时维武师在读，“正疯狂地学着写诗”。瘦削吟肩，呕心诗囊。又或耽久成魅，撼得眠中一梦：其梦化境若羽，翔回儿时故里，降次贯庄南河滩上、清甜井畔。少年戏水来，幸会毛主席。比及梦醒，犹复陶醉，激动依然。“连忙从双层床的上层爬下来，轻轻地拉开电灯，伏在桌子上，赶紧把刚才的梦境和感受写成了一首儿童诗。记得学的是陕北信天游，那种两句一节的民歌体，运用赋、比、兴，写得很流利很顺畅，一气呵成，大概有一百多行，题目就叫《美妙的梦》。”大有沫若抟造女神之概。复谓：“我只觉得这个梦太美了，太好了，太有意思了，心中充溢着幸福感。”乃至梦过三十年后，一仍怀念遥深，宛然目前。或以弗洛伊德潜论为之詮。盖彼时少年，纵有蕙蕤之想，“但最崇拜的还是毛主席”，率仰其经天纬地之才、海涵山负之德也。维扬称述是作终未获刊布，诗稿劫中被抄，已作惊鸿之去。

据罗著《人海沉浮·追赶太阳》。

十三

维扬发表诗作曾遭政治之厄。一九六三癸卯夏，学子返里随州南山休暑假。期间，彼除务农外，便在家独对一眼土窗，开卷课诗，伸纸叩韵。犹秉俄语之长，尝试译诗。一日，吟成《公社人物谱》，感觉良好，快意当前，遂乘兴投邮省报。未久，获铨，函告组诗选三，不日乃刊。维因一夜无眠，其悦可想。忽于望断秋水之际，遭致掷还。比及假罄将返，旧年老师孙仲屏悄潜揭秘：报社曾派记者来公社调查，因罗地主出身，而撤将刊之诗。呜呼！余于务农汉阳故里日，深感荣宠者，乃《湖北文艺》沈毅、刘益善编辑，《湖北日报》李光辉编辑，曾先后践履吾乡，前者殊有早春踏雪之访，为批林批孔墙头诗事；后者则以三同到户之举，以疏浚作者遇阻计。为奏以诚动人效，老李还躬为大队支书修理竹床之什，盖其系篾匠出身也。或可温慰者，较之维扬，余于编辑走访后，诗稿终变铅字。参见罗著《人海沉浮·尴尬》。

十四

传曰：一九六四年甲辰五月，维扬奉召于武汉市郊洪山区南湖公社红星大队参与“大四清”。忽闻喜鹊叫，又见灯花跳。廿四日，卅一日，《武汉晚报》接连发表其小诗《哥哥回乡》《唱红歌》，署名乐维羊。维扬兄此系正式刊发之处女作、酬勤篇。正谓吟哦无算，缪斯有情。事见罗著《人海沉浮·尴尬》。

十五

负笈武昌，深造乘间，维扬亟亟于作诗投稿活动。一时间，缄札纷披，邮件稠叠。学子所出，期期为必售之作。然则结局非退即杳。

虽云不无沮丧，然于情状稍形委顿后，旋获提振，乃再写、再改、再投，劳燕绕梁，衔之垒之，砣砣结巢于消息树上。如是者苦恋有年，却未获一箭正鹄。憾宏愿虽不能至，而心向往焉。于是，自行治妆，送艾字人。作者叙其颠末云：“精心地订一本帕纸簿，用蘸水笔蘸墨汁工工整整一首一首誊写，自己设计封面、环衬、尾花，在版权页的位置上阿Q地标明‘原始人出版社出版’，一应煞有介事。”既梓，乃遍示于友，环质于师。彼子相继“出版”者，饶有《故乡和春天》《田野集》《美妙的梦》《老柏树下》《村口》《月下集》多种。惜乎数年后青春制造毁于秦火，缪斯其逢回禄之灾。事见罗著《人海沉浮·尴尬》。

十六

维扬学诗有崖岸。本科在读，诗兴烈烈。其述忆云：“那时，我们崇拜贺敬之、郭小川和陆荣，他们每有新作发表，就找来学习、琢磨、赏析，也模仿着他们的诗风去写。”语见罗著《人海沉浮·尴尬》。罗之所拜，史上诗骏；罗之私淑，先得我心。乙酉春，贺敬老莅临桂山，此处关其文学创作之国际学术研讨会嘈切正开。余尝趋前，一接罄款。及至拙著《桦林散叶》《桂苑杂识》书出，即寄奉请益；盖内有数篇饮马贺边，与之相涉。旋获覆电并书赠。余撰笔记《一代诗雄》，殆以片璞写五岳之势，或稍称研贺究心之撰。又，郭小川，侣贺而为当代李杜。至若陆荣，余尝于乙丑年有孔夫子网购之旅，淘得陆著《重返杨柳村》。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纸风行之诗，至今于史有征。关乎其价值，余尝撰《五问：〈三门峡——梳妆台〉》，将贺老此作与陆诗并提，曰：“单说建行一项，它与稍后的四川诗人陆荣的名诗《重返杨柳村》一道，对促进当代诗歌语言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发生过积极影响。”摩垒高峻，送目空阔，维扬起步不俗。

十七

大学四年，维扬亟亟争取入团。赤子饶以每期递交两次申请之密迹，以明其志。虽孺念耿耿，殷拳惓惓，然愿景殊难畅抵。或指其专尚深，红不透。盖是时盛行红专关系大讨论，而维扬学业悉在秀拔之伍；课外辄每喜潜斋于资料室图书馆；犹排日做诗、不辍投稿。庶几有粉红乃至绯红之嫌。后，天道酬劬。直至“文革”前夜其方获加入。据罗著《人海沉浮·那份真诚 那种执着》。

十八

维扬学诗，有师励志。曾昭岷先生授宋词，尝援一例，以证“有志者事竟成”，曰：彼有一学友，镌字于笔杆，称“我要当诗人”，藉以明志。或讥其狂妄、自不量力、恬不知耻云尔。而誓者了无馁色，一仍勤耕，平稔转丰，终成诗人。受此策励，维扬亦有负鼎之愿，虽怯于宣称，然雷霆暗蓄，以期一发。据罗著《人海沉浮·尴尬》。

十九

维扬尝于“文革”前夜发诗省报，题作《山区医生》。所歌抒者，乃一医生，秉持治病救人精神，疗人病体，治人思想。但见其身背红十字药箱，脚穿麻草鞋，踏宽小道羊肠。卒章云：“他爱这药箱 夸它为宝箱/能治百病还能治思想/因为里面还有灵丹妙药/就是《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诗人自况：抒情主人公实以乃父为原型。考罗父，悬壶乡野，回天饶术，乃一心服务乡梓之良医。盖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故诗事久为所秘。直至其摘帽后，诗人方才坦承诗之本事。事见罗著《人海沉浮·堵河忆旧》。

二十

祖荫之庇，资财不及诗氛。维扬之承外祖、俗称嘎公者，即如是。嘎公系乡村中医，以其齿德，为里所尊。外孙述忆云：“我会喊他嘎公时，人们都喊他老先生。请老先生瞧病是一种荣耀，一种福气。他笑咪咪地请你坐在面前，拿一只用芦花填充的生白布小包让你垫在手腕下，用他蓄着长指甲的手给你号脉，慈祥、抚慰、仁爱便通过他的手温文尔雅地传导到你的心田中去了。他眯着双眼、啜嚅着的嘴唇发出细微而有韵味的声音，只有大舅舅站在旁边时才能听得出他吟诵的是哪一首唐诗哪一阕宋词或元曲；待他睁开眼，向你过细剖析着病情时，你一定会不住地点头。他开单子用的是黄表样的十折纸，那支又粗又黑的金星牌钢笔，是么舅舅从东北部队上寄回来的，他像握毛笔那样握着，手伸得很长地那么写着，写的尽是繁体字，看起来却像一小帧精美的书法作品。他还说开药单子也像写文章一样，是要讲究起承转合谋篇布局的。讲这话时，他知道我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事见罗著《人海沉浮·嘎公》。比嘎公歿，么舅鸠工写影于大理石上，复以楠木框之，自滇奉归，清供于龕。里人凡瞻，咸呼像切胡志明也。按胡尝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职，与吾华交厚。而维扬则以不下朱子背影之笔，图外祖仁蔼之风，写嘎公清雅之气。子嗣沾溉，后学浸润；不啻荣耀，洵乎福分。然公尚丰于财，故于土改中被错划为富农成分而申诉有年。四清后期，终获改正。闻讯之顷，载欣载奔；趋跄公社，诣阙谢恩；一跪仆地，乐极悲生。以命押韵，斯为上境；如诗气韵，维扬续康。

二十一

传曰：抗战胜利后，康濯下乡土改，而归囊颇丰，殊有《我的两房东》之获。廿年后，维扬武师毕业，翰林散馆，分遣竹山，社教旋参，

三同于芝麻凼子，僦居于房东汪姓。维扬日常司职除记工分而外，犹复结伴房东子，当起小放牛。期间，略谙牛经，有感于中，诗兴乃勃。及至搦管，写成对口词，题目《老刘和牛》。迹近曲艺门，神自叙事诗。稿竣，悄潜付邮省报。阅月，获隽。作者纪事云：“快过春节了，工作队回到县城，在大礼堂开会。睡的是通铺。会开完了，大家偎在被窝里打扑克。邮递员送来报纸，一个人拿起新到的《湖北日报·农村版》看着看着，突然问：‘我们竹山哪有一个罗维扬嘞？写球这大一篇！’我就坐在旁边，没做声，别的工作组的人不认识我。过了一会，我拿过报纸一看，是《老刘和牛》发表了。名字前加竹山二字，难怪啰。之后，县里的农村文艺宣传队把它排练出来，演出过多次。省委宣传部部长许道琦同志去竹山视察，看到这个节目，称赞了几句，问：‘是你们县里创作的吗？’回答说是，是从省里分来的一个大学生写的。”乃大为欣赏，遂命将其着力培养为无产阶级红笔杆子。余之径取实录，盖其可还原历史场景、珍摄舆地风情。事见罗著《人海沉浮·芝麻凼》。

二十二

维扬髫年敲韵，多为新诗，亦间旧体。上纪七十年代初，值右派改正，彼子尝参一宣教战线相关会议。数十名被改正者，尔时发无二毛，今则彼此皤然。俱皆泪飞作雨，恩感再造。审夫维扬家族，非地即富；此中况味，惓惓自知。遂诗帜旌动，意象攒簇，数十行五言古风络绎而至，尽驱胸次块磊。然是作投寄与否，露布何处，不多省记；竟至底稿亦付黄鹤。事见罗著《不了集·最低量词汇表的几个词条》。

二十三

一九六六，岁在丙午。山雨欲来，狂飚已作。文革肇起，十堰初沸。维扬随团开展大四清于彼，适逢批斗三家村于兹。时维据案记